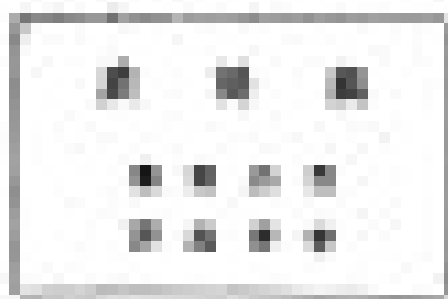


集 鵠 鵬

著 桑 泊 莫

譯 崖 青 李



鷓鴣集目錄

鷓鴣	一
莫蘭這公豬	七
那個保護人	三一
波宜發司老爹式的命案	四三
敏蒂士特夫人	五五
莊鄰裏	六七
那孩子	八三

醉漢·····	九七
發了狂嗎？·····	一〇九
施納甫的妙算·····	一一九
那個乞丐·····	一三五
那一場懺悔·····	一四五
璐莎麗白呂唐·····	一六一
寂寞·····	一七一
迴憶·····	一八三
馬爾德茵·····	一九九
人妖的娘·····	二二三

鷓鴣

那

位年高的拉佛訶伯爵，身居他那一省的打獵大王的地位，約共四十年之久。但是自從這五六年以來，一場雙腿的痿痺症竟拿他釘在園椅上了，於是他祇能從他客廳裏的窗口或者他門前石級的高處，去射擊一些鴿子。

在其餘的光陰裏，他却讀書。

這是一位好客的人，他頭腦裏滿貯着前世紀的文人思想。他最愛聽那些故事，那些放蕩不羈的故事，也最愛聽那些從他的朋輩中所出來的變動不拘的逸史。一個朋友祇要走進門來，他第一步就問：

——喂，有甚麼新聞呢？

並且他知道用一個推事訊問案件的方法來詢問你。

在天晴的時節，他叫人在他的門外，給他推動那張寬大如床一般的圍椅。一個站在他背後的男僕，拿着幾枝獵鎗，挨次上好子彈遞給他的主人；另外一個躲在樹林子裏的僕人，或緩或急地偶然放出一隻鴿子，使這位爵爺不會預知，並且始終處於注意戒備的地位。

於是他從早到晚，射擊這些疾飛的鳥兒，有時他措手不及便感煩惱，有時那鳥兒直墜地跌下來，或者翻一兩個出乎意外而新奇的筋斗，他便哈哈大笑連眼淚都擠了出來。於是他回轉頭來對着那個裝槍的僕人，用那種因快樂以致咽住的聲音問道：

——中了嗎，那一隻，約瑟！你剛才看見牠正墜下來嗎？

於是約瑟老是那麼回答：

——哦！爵爺鎗無虛發。

在深秋的打獵時節，他依着從前的習慣，邀請他的朋友們來打獵，並且他愛聽那

些在遠處傳來的鎗聲。他一響一響地計算着，倘若鎗聲來得快而且密，他便很感舒服了。並且在傍晚時，他對於每一個人，都極力央請他拿本人在白天裡的事，忠實地敘述出來。

末了，他們便在餐桌邊蹲這麼兩三點鐘，一面詳說一些射擊的情狀。

那都是一些異樣而不可盡信的偶然之事，那些獵人們的誇大氣概，於其中聊以自娛。一隻被布黎爾男爵在他的走廊裏漏掉的家兔故事，每年使他們一樣地捧腹大笑一回。每隔五分鐘，便有一個新的發言者說道：

——我聽見一陣「泊泊」之聲，於是就有一大羣的鳥兒在我面前十來步的天空裏飛去了。我在瞄準之後「必八」兩下！立刻便看見牠們像一陣雨似地落下來，那真是一陣雨。一共有七隻！

全體在座的人不免驚訝，但是彼此却都互相輕信，於是都嘆賞起來。

但是在這家屋裏，本有一個叫做「鵲鳩故事」的舊風俗。

每當這種「野味裏的女王」應着氣候飛過的時節，這種儀式便在每日的晚餐裏舉行。

因為他們異常稱贊這種鮮美無比的鳥兒，所以在座的人每晚每人都能吃到一隻；但是大眾却應當留下這鳥兒的頭，一齊擱在另外的一隻盤子裏。

於是這爵爺叫人拿一隻小碟子盛點豬油過來，他像一個主教似地主持這個禮節，拿着鳥頭前部的長針般的喙，細心地給那些美味的鳥頭塗油。一枝點燃了的蠟燭擱在他的身邊，在座的人，都在那種納悶的期望裏保守緘默狀態。

隨後他拿起一個這樣泡製好了的鳥頭，用一支針頂住，再拿這支針插在一個酒瓶的木塞上面，另外用一些像天平架子交叉着的小木條子，去維持這套東西的重心；然後巧妙地拿這頑意兒塞在一隻酒瓶的嘴上，使牠成一個能殼在水平面上旋轉起來的頑意兒。

在座的人，一齊高聲歡着：

——，——，——。

於是這爵爺用食指一推，便叫這頑意兒頂上的鳥頭，頂在針尖旋轉起來了。

牠在旋轉停止了的時節，那鳥頭的長針般的喙便指着一個在座的人，於是這個人就取得資格去享受所有的鳥頭，這真是使同座側目的異常的美味。

他便一枚一枚拿起來在那枝蠟燭上炙着。鳥頭上所塗的豬油發爆了，炙熟了的皮冒烟了，於是那位在撞巧上的被選者，抓住鳥喙一面咬開那鳥頭的油津津的顱骨，一面歡呼。

在座的人，在這被選者每次吃完一枚鳥頭之後，都舉杯向他道賀，隨後，他吃完了最後的那一枚，他便應當遵守這爵爺的命令說一件故事，去賠償其他的座客的鳥頭損失。

下文就是這宗故事的幾篇記錄：

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吳淞譯完——譯者。

原 书 空 白 页

莫蘭這公豬

第一節



個，朋友，『我向拉巴爾伯說，『你剛才又說了「莫蘭這公豬」這五個字。爲甚麼我聽見大家說到「莫蘭」，總免不了拿他當作公豬看待呢？』

拉巴爾伯——現在已經被選爲衆議員——睜起了兩隻怒貓式的眼睛瞧着我說：『你是洛奢爾的人，怎樣不知道莫蘭的歷史呢？』

我告訴他，說我實在不知道莫蘭的歷史。於是拉巴爾伯擦着手掌，開始向我述這件故事。

『你本來認識莫蘭，對嗎？你記得洛奢爾河街上他那月雜貨店嗎？』

『是的，記得很清楚。』

——既然如此，你得知道莫蘭大概在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假借購辦新貨爲名，而實在是爲著他的娛樂，或者他的各種娛樂，到巴黎去住了大半個月。你一定知道在一個外省商人的心目中，這個「在巴黎的半個月的情形」呀！這件事情，就像是在你的血管裏留下了火種。那些夜戲哪，那些和女性的若即若離的接觸哪，簡直是一種繼續不斷精神上的挑撥呀。於是你便發狂了，你祇看見身著絲光汗衫的舞女，袒胸露臂圓腿酥肩的女伶，這一些都是順手可以拾取的，不管你敢於相觸或者能夠相觸。這本不過像你嘗了一兩回便宜飲食似的。末了，你便帶了一種搔着雙唇的吻後微癢而心蕩神移地走了。

莫蘭在巴黎南站買了午後八點四十分鐘開赴洛奢爾的車票的時節，就到了這種情狀裏了。他正抱着無窮的慨嘆和恍惚，在車站的待車室外面散步，忽然一下便在一個抱住一個老婦人吻頰的青年婦人跟前站著不走。她早拿面網捲起了，這個神魂顛倒的

莫蘭，低聲說道：『這真是個美人！』

她和那個老婦人道完了別之後，便走進那待車室去了，於是莫蘭便也跟着進去；隨後她又走到月台上去了，莫蘭依然跟着她；隨後她上了一張空的客車了，而莫蘭始終跟着。

那次趁這快車的旅客不多。車頭叫了兩三聲；那列車便開動了；他兩人單獨地在車中坐着。

莫蘭輪起了那雙饞眼釘着她。她的年紀約莫在十八九歲光景；黃髮長身，氣概豪爽；她用一條旅行毯子蓋住了雙腿，便躺在那長槓式的客座上睡下。

莫蘭心裏想道：『這是誰？』於是盈千累百的設想，盈千累百的計畫，在他頭腦裏穿過。他又默想道：『人時常說及鐵路上一一些奇遇。這也許是送到我跟前的一件。誰知道呢？一件好運氣已經這樣快地就會到了。唐董不是說過：「拿點勇氣出來罷，拿點勇氣出來罷，並且永遠拿點勇氣出來罷。」倘若說這幾句話的人不是唐董，

那便是米拉波了（註一）。總而言之，這有甚麼要緊。對呀，但是，我缺乏勇氣，這就是那件難關了！倘若我知道底細，倘若我猜度得她的心！我敢打賭，說是在這種絕妙機會的跟前，天天可以通過。然而祇要她有一個動作，向我表示她求之不得……』

於是他設想一些引他得勝的複雜境界。想像一種護花俠士的進身之階，一些獻給她的殷勤，一場爽利而旖旎的談話，末了便從一種宣言而結束你所知道的……那件事了。

但是他始終所短少的，就是那第一着，那個託詞。於是他忐忑不安地等候一個美的機會。

深夜的光陰，一步步地流過了，而那可愛的人兒，始終酣睡着，至於莫蘭却深深研究那進行的方法。天明了，一會兒，太陽發出了牠的第一道光線，一道從地平線上過來而射到那睡熟的女子面龐上的遠而明的光線。

她醒來了，坐起了，瞧着窗外，又瞧着莫蘭，隨後又微笑。她用心下舒展的婦女的一種引人而快樂的神情微笑。莫蘭不禁魂靈飛越了。決然無疑，這是爲着他而發，

這種微笑就是一種暗示的邀請，那個經他久等的夢境式的機識。

這微笑彷彿是說：『您從昨晚就像木樁一般豎在坐位上，不是笨貨，不是沒有經驗的，不是廢料嗎！』

『想想罷，請您瞧我罷，我難道不是嬌媚的嗎？您和一個美人整整地對坐一夜，甚麼也不敢來一下，真好糊塗。』

她始終瞧着他微笑；並且漸漸大笑；於是他竟失了頭腦了，極力思索一個應時的字眼，一句恭維的話，幾句隨便說的話。但是他甚麼也找不着。於是他被一種糊塗人的勇氣制服住了，他想到：『管她，我拼着一切幹罷；』陡然一聲不響，伸臂噉唇，向前一步，拿她摟住。

她一下跳了起來，喊着『救命！』並且拼命狂喊起來。末了，她打開了車窗向車外揚手吶喊。她因驚駭而發狂，竟想跳到外面，張惶失措的莫蘭，窺破了她想跳到車外，便抓住她的裙子口吃着喊道：『太太……哦！……太太。』

列車的速度，漸漸慢了，不久便停住了。兩個車務人員，瞧見這少婦求援的標識，匆忙地走過來扶住她，她口吃地說：『這個人想……想拿我……我……』說到這裏伊便暈倒了。這時列車到了磨才村。當地的保安巡警便拿莫蘭帶走了。

這被害人在恢復知覺之後，才報告她的經過。那公安局拿案件移送到法院去了。這可憐的雜貨商人，一逕在傍晚的時候，才行回到家裏，背了一個公然侵害善良風俗的嫌疑罪，聽候法院偵查。

第二節

那時我正充卡倫日報編輯，每晚在商務咖啡館看見莫蘭。

他在鬧禍的第二天，便來找我，簡直不知道怎樣辦法。我並沒有拿我的意見瞞着他，便說：『你祇算得是一隻公豬。做人是這樣的嗎？』

他哭了；他妻已經打過他了；並且他看着生意失敗了，名譽掃地了，那些生氣的

朋友不理會他了。末了他使我生憐，於是我便拿我的同事李斐找來商量辦法，這李斐本是一個足智多謀的矮子。

李斐約我同去拜訪那位檢察官，他本是我一個朋友。我於是打發莫蘭回去，便去看這位司法人員。

這時我才知道那位受侮的青年婦人，叫做彭萊爾小姐，她新近在巴黎得了小學教師的文憑，父母都已身故，這回特地來看她的姑丈姑母——這是磨才村一個正派而小有資產的人家，——預備在那裏歇夏。

那個使莫蘭的地位變成嚴重的緣故，就是她姑丈進了訴狀。這位法官說是這訴狀倘或撤回，這事便可終止。這就是應當辦到的事。

我到了莫蘭的家裏了。在他床邊會着他，他因為悔恨交攻已經病了。他妻子是一個骨節長大唇帶微髭的潑婦，不住地虐待他。她將我引入臥房，劈面喊道：『您來看莫蘭這公豬嗎？瞧罷，他就在這裏！』